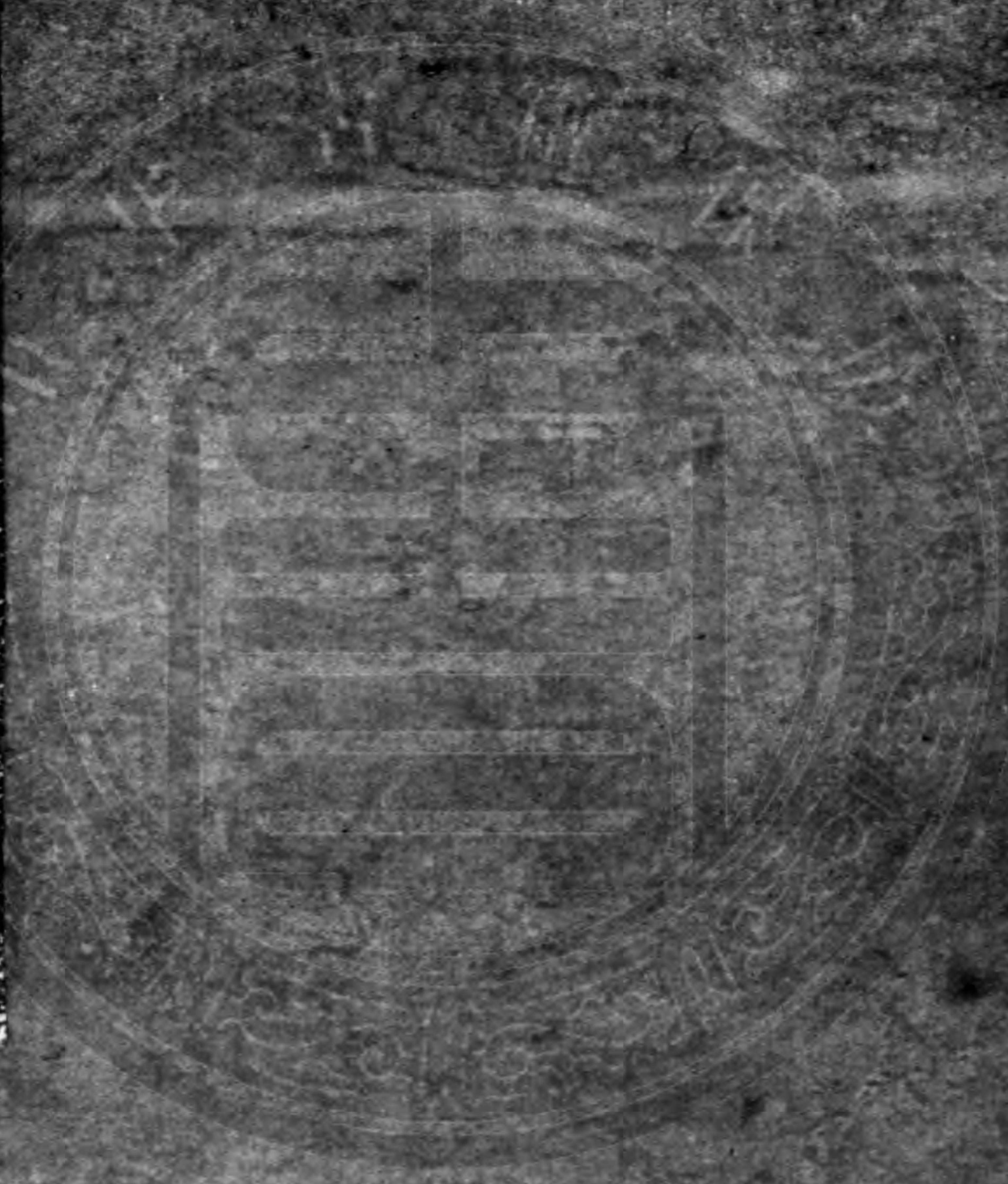


四

三渠先生集

竹



重刻三渠先生集目錄七之八

竹

卷之七

奏疏

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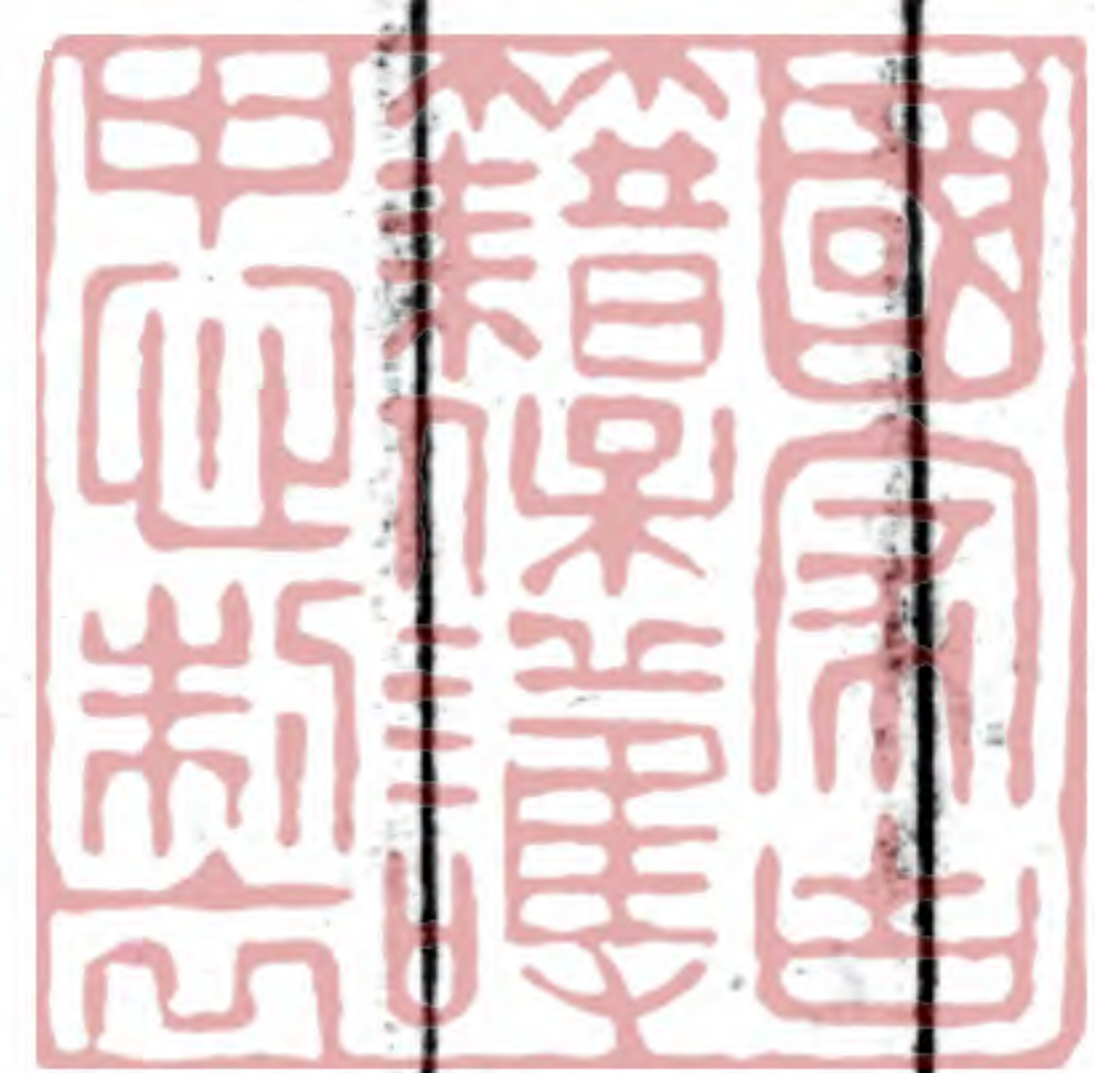
恩送幼子還鄉疏

懇乞

天恩比例 賜葬以光泉壤疏

陞禮部尚書乞

恩辭免重任疏



重護守弭虜患以固邦本疏

恩命加 太子少保疏

自陳不職以荅

天戒疏

奉

命考察自陳不職乞

賜罷黜以嚴考察疏

懇乞

天恩俯賜卹典疏

感謝

天恩自陳不職乞

賜休致疏

自陳不職以嚴考察疏

恩命加 太子太保辭疏

中途患病不能赴任懇乞

天恩容令致仕疏

附錄覆題疏

卷之八

序

代陝西鄉試錄序

送張順齋陞順天府丞序

督府奏議序

唐氏家乘序

送趙中丞洪洋督餉晉陽諸邊序

送翁中丞東崖總督宣大軍務序

送謝中丞晚溪陞工部侍郎序

壽李克齋司馬六十序

送南京吏侍郎洞山尹公還朝序

送大中丞四庵郭公還籍序

壽趙淑人七十序

叙海涵日升圖壽西虹司馬公七十序

壽少宰龍湖張公六十序

重刻三渠先生集卷之七

竹

奏疏

乞

恩送幼子還鄉疏

伏念臣猥以凡庸叨列侍從分當圖報豈敢
言私但臣有迫切至情有不得已而哀鳴于
聖明之前者臣妻盧氏近患風疾調攝數月竟
歿寓邸所生一男三女長者甫及十齡幼者
尚在襁褓晝夜號泣形容稿粹臣每史館供

職回家見其旅櫬難歸兒女失恃觸目傷心
症神病作終夜悲哀不能自已也臣查得通
政使司左通政杜柟先年爲因妻喪比例乞
歸荷蒙

皇上矜憐特賜俞允臣之事體與柟實同乞
勅吏部查照杜柟事例容臣給假送子還鄉臣
當依限前來而圖報稱于萬一矣

懇乞

天恩比例 賜葬以光泉壤疏

臣惟人子疾病必號呼於父母人臣困迫必
扣顙於君上何也蓋疾病困迫惟君父爲能
察之惟君父爲能憐之爲臣君子者不幸而
或值焉則號呼扣顙自有不能已於情者矣
比者臣父河南懷慶府知府先臣王懋因病
致仕恭遇

推恩進封中憲大夫於今年三月三十日在家
病故緣臣叨克經筵講官陳乞 卹典荷蒙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 賜祭壹壇臣糜骨碎身

莫能補報揣分踰涯夫復何辭但念臣父之
亡遠在千里其病也臣不獲躬嘗湯藥其殯
也臣不獲躬致含歛罔極之恩鬱而不伸恭
遇

聖明御極以

大孝治天下此正臣可以哀鳴之日覬 恩之
時也臣查得原任翰林院侍讀學士署掌南
京翰林院事張袞因丁母憂陳乞祭葬奉

聖旨張袞講讀日久効有勤勞伊母准照例與
祭葬欽此又查得國子監祭酒致仕王激亦
丁母憂陳乞祭葬奉

聖旨王激既係經筵官伊母祭葬准照例與他
祭價減半欽此竊念臣之愚陋何敢比侔於
張充王激然人子爲親之心其實一也臣因
此輾轉思惟夜以繼日涕泣陳情仰瀆

天聽如蒙

聖慈軫念 特勅該部仍照依張充事例或王
激事例將臣父一體

賜塋則臣父雖歿當圖報於九原臣之子孫世
世感荷

聖恩於無窮矣臣無任悲切懇祈之至

陞禮部尚書乞

恩辭免重任疏

近因禮部尚書員缺該吏部等衙門會推及

臣題奉

聖旨王用賓陞禮部尚書欽此臣自天間

命無地措躬竊惟禮部爲三禮之司尚書實八

座之位責任至重昇授匪輕臣幸際昌辰

濫竽甲第廩祿雖糜三十餘載勞勩殊無分

寸可稱方切驚惶遽叨綸綍仰惟

皇上明物察倫任賢圖治群英在列必有副

側席之求而一介如臣乃昌膺秩宗之選是

天地雖不遺於葑菲而涓埃實無補於高深

聖主官人因才而加人臣受官量才而就臣雖

踈謏亦知分涯若不具疏陳辭實恐曠職悞

事伏望

聖慈收回 成命容臣照舊供職別選名賢以
昇斯任則

聖明得器使之道微臣克負乘之羞矣臣無任
感激懇切之至奉

聖旨卿性行純謹資望久著秩宗重任特茲簡
畀宜竭誠供職不允辭

重護守弭虜患以固邦本疏

庚戌虜犯通州
欽命護守皇城

近該兵部題奉

欽依命臣護守 皇城各門臣謹欽遵日請各

門將宿衛軍士逐一嚴加點閱晝夜防守外
竊照 皇城各門係禁密重地宿衛軍士因
循滋久雖近奉

欽依併取防守然精壯者少老弱者多平居譏
察僅可支持急遽應用恐難濟事伏乞

勅下兵部將 長安左右 東安 西安 北

安各門每門暫添軍士一百名或二百名照
例給與口糧令臣督率防守其該管指揮等
官聽臣提調如有悞事參究治罪則事體齊

一緩急可恃也再照通州東路胡虜猖獗已
該總兵官仇鸞等提兵堵剿其 德勝門外
併 金山口一帶地方賊騎散馳百十成群
放火殺人 在在皆有官軍執信地而自守居
民以寡弱而被毒聞有殲獲虜逆又皆不聞
刑賞夫賞不隆則懷勇者無勸刑不重則肆
惡者無懲乞

勅兵部將近城調到屯聚軍馬分部遊兵相機
剿捕嚴加督飭申信賞格其生擒虜逆官司
審驗明白即以軍法從事則人心思奮畿甸
賴安否則滋蔓難除大可深憂者也緣係重
護守疆虜患以固邦本事理未敢擅便謹題
請

旨 附錄公移

吏部爲捷音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
部送兵科抄出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左侍郎
等官楊 等具題前事該本部議覆禮部尚

書王

誠各置於贊

玄計共安於

社稷功亦當叙合無將王
加陞賞等因節奉
聖旨是今歲仰荷

天地

廟社垂祐逐虜不能入犯又斬獲功多內外文武諸臣効勞宣力王用賓加太子少保欽此
欽遵咨部送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
咨前去須照該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須至咨者
辭免

恩命加太子少保疏

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日該兵部
題爲提
音事節蒙

聖恩加臣太子少保伏念臣猥以凡庸荷蒙
皇上天高地厚之

恩晉陟禮卿榮直
禁廬日侍
清光薦蒙

恩賚夙夜圖報未效涓埃拊躬捫心不勝惶

懼茲者胡虜驅滅邊臣獻捷實皆

玄威丕振

聖武維揚之所致也我

皇上體道謙虛報酬 禮祀單

息中外則及於臣夫宮銜清秩保貳崇階人臣
輸謀獻策勞勩者或敢當之臣若冒居實逾
涯分此臣所以日夜感激戰慄不能自己也
伏乞

聖慈俯賜鑒察容臣以舊銜供職勉竭微誠臣
無任歷陳瞻仰之至等因奉

聖旨卿直贊効勞加恩已有成命了不允辭

自陳不職以答 天戒疏

近該吏部咨廣東道監察御史唐繼祿題爲
仰體

聖心陳末議以脩人事以隆 天眷事該本部
覆題奉

聖旨是久旱風霾上天示警四品以上京堂官
俱著自陳其餘的部院從公考察分別去留

奏明
來說欽此臣欽遵會同本部並南京都察院
考察南京五品以下官員上聞外仰惟
皇上建中立極昭事上玄和氣融液庶禎協應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慶賀實徵於此邇者京
師不雨頗示風霾

聖心惻憫元元慮厯宵旰凝虔肅祀遍於神祇
特播綸音儆飭在位凡有人心孰不感激臣
遭際

聖明恩同再造天心圖報莫効消埃茲者臣工
甄別雖勉竭心力於一時而學行踈庸實未
能表率於平日即今黜免宜莫如臣伏望
聖慈俯賜俞允其於今日熙明之治實有裨益
臣無任恐懼待罪之至奉
聖旨卿宜盡心供職不准辭
奉

命考察自陳不職乞
賜罷黜以嚴考察疏

臣年五十七歲陝西西安府咸寧縣人由正

德十六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歷任編修
修撰右春坊右諭德南京國子監祭酒改國
子監祭酒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致仕嘉靖二十九年十一月奉 欽依起
用嘉靖三十年陞禮部右侍郎左侍郎丁憂
服闋仍以原職教庶吉士改吏部左侍郎嘉
靖三十三年三月內陞禮部尚書荷蒙

聖恩特召

內直加太子少保兼翰林院學士嘉靖三十五

年四月初一日仰荷

聖慈改授前職兼官如故近該本部准吏部咨
會同都察院併各衙門堂上官南京五品以
下官員謹遵奉 欽依另行具 奏外臣職
列二品例當自陳伏念臣草芥儒生遭逢

聖主荷 恩深厚莫罄名言圖報涓埃矢懷夙
夜茲膺考察之 命益切兢懼之心雖屏惡
逐邪勉効臣力而學疎才謏無補

聖朝况黜陟爲治道之先銓曹實群工之首若

奏 卷七
不嚴正乎表率何以昭示勸懲伏望

聖慈俯鑒愚忱 賜臣罷黜則於考察大典益
爲有裨矣奉

聖旨卿掌銓留都宜用心供職不允辭

懇乞

天恩俯賜卹典疏

臣一芥儒生遭逢

聖主受 恩深重莫罄名言夙夜感激勉圖報

稱茲者臣陸年考滿給由赴部繼妻李氏中

途病歿李氏歸臣頗修婦道先年臣父母相

繼殞亡茹哀佐祀益虔罔懈臣叨宦兩京每

皆隨任參拾餘年內禡爲多乃今行經商丘

竟歿旅舍魂魄無依兒女失恃臣心悲痛行

道流涕是時臣以給由行迫暫厝淺土迄今

伍月未獲安葬臣伏讀

大明會典內壹款凡兩京二品以上文官并父

母妻曾受本等封者俱照例祭葬竊念臣妻

李氏初封安人繼封宜人加封夫人猥以匹

婦之微屢荷

褒榮之典臣查得先年禮部尚書顧可學妻馬氏兵部尚書毛伯溫妻謝氏病故俱以受封蒙恩祭葬臣妻事體似與相同而中途病歿壹節又與馬氏同也伏望

聖慈俯賜憫念

勅下禮部查照前祭葬事例壹體賜給則泉壤
光榮存歿感

息於無極矣臣無任戰慄懇切之至

感謝

天恩自陳不職乞

賜休致疏

臣近見邸報兵科左給事中陳嘉謨劾臣庸
妄不職該吏部覆題節奉

聖旨王用賓准照舊供職欽此臣伏聞 恩命
不勝恐懼臣委於嘉靖四十年十月歷正二
品俸陸年考滿給由赴部行至直隸滁州地
方臣繼妻封夫人李氏病作沿途調治至於

河南歸德府身故彼時臣即於赴部因臣妻
喪在途安厝無所兒女幼弱零丁無依乃不
得已便道携歸鄉土緣此赴部稽遲爲給事
中陳嘉謨論列誠爲有罪荷蒙我

皇上仁同天地恩逾父母不即譴黜特令照舊
供職臣感極而泣涕淚交流伏念臣一介儒
生遭逢

聖主恭侍直撰已逾二年叨改南銓今經七載
雖以不欺自勉而寡過未能復以召致人言

而荷蒙 恩宥臣歡欣感激莫罄名言糜骨
粉身矢圖報稱但臣位浮殃至福過災生頃
者臣考滿事竣出京行抵定興縣觸冒暑濕
遍身作痛伏枕呻吟轉側甚艱於時本縣知
縣呂文南憫臣途行遘疾延請醫生徐全診
脉用藥調治兩月力病就道臣切思南京考
察 大典近在明春當事大臣須先慎擇臣
藻鑑素昏血氣尚虛恐臨事前病復作儻精
力不逮措置失真真臣之罪愈重矣伏望

皇上察臣病患是實容令休致別選名賢以克
任使庶黜陟允當而人心悅服臣亦得以伏
身林壑歌咏太平恭祝我

皇上萬壽無疆之慶矣臣無任戰慄感戴之至
奉

聖旨王用賓已有旨留用不准辭

自陳不職以嚴考察疏

伏念臣一介儒生遭逢

聖主荐蒙 簡拔叨厠崇階夙夜感激圖惟報

稱往歲 留都考察官僚臣濫司者再矣茲

者恭荷 綸音復蒙

任使雖甄別去留勉竭愚忱而才識庸疎彌增

悚懼况黜幽所以警飭乎有位銓曹所以表

率乎群工臣職任有年官邪滋甚則臣之曠

官不足效法為有徵矣於今考察臣當首黜

伏望

聖慈俯賜 俞允實於 明廷大典亦必有裨

臣無任戰慄待罪之至等因奉

聖旨留銓重地卿宜益用心供職不允所陳
恩命加 太子太保辭疏

嘉靖四十五年三月初五日臣九年考滿給
由到部該吏部具題奉

聖旨王用賓准加太子太保欽此臣聞

命自 天措躬無地臣竊惟太子太保乃一品
華秩人臣祇承必其德望隆深勞勩久著者
也臣猥以謏薄遭遇

聖明 簡拔已逾分涯先任禮書叨經三載再
遷南部實逾六年報答未效乎涓埃慙悚彌
切於夙夜自惟幽黜遽荷

寵綸 至德 鴻慈真如戴鰲之重拊躬省已
益懷集木之心臣感激之餘無任驚愕所以
不避斧鉞而陳悃於

君父之前也伏望

皇上俯察愚衷收回

成命容臣以舊銜供職庶臣得少安愚分誓竭
微忠仰酬

乾坤大造之 恩於萬一矣臣無任戰慄恐懼
之至奉

聖旨卿性行端謹茂著年勞宜承新恩徃踐舊
任不允辭

中途患病不能赴任懇乞
天恩容令致仕疏

臣年六十六歲陝西西安府咸寧縣人由正
德十六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嘉靖四年
四月除受本院編修七年六月纂修

明倫大典成陞修撰八年充

大明會典纂修官十五年九月校錄

列聖寶訓實錄成陞右春坊右諭德二十三年

八月陞南京國子監祭酒本年十二月改國

子監祭酒二十五年十月陞詹事府少詹事

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二十六年八月致仕二

十八年十一月奉

欽依復原職用二十九年三月 殿試克讀卷

官陞禮部右侍郎本年六月陞本部左侍郎

三十年正月回籍三十二年五月起復復以
原職教庶吉士本月改吏部左侍郎三十三
年三月陞禮部尚書本年七月

召內直十一月加太子少保本月兼翰林院學
士三十五年四月改南京吏部尚書兼官照
舊四十五年三月九年考滿加太子太保臣

辭

朝回任行至直隸鳳陽府亳州地方泄瀉不
止怔忡咳嗽氣壅喘促每作眩暈卽欲傾仆
延請醫官顧言診脉用藥累月不痊精神消
鏤飲食減少呻吟旅邸朝不保夕伏念臣一
芥草茅荷蒙

皇上天地覆育大恩濫叨一品粉身糜骨矢竭
報答之誠福過災生患艱危之病道途留滯
竊望苟痊肢體孱弱愈加沉重感

洪慈而流涕望留省而徘徊日夜兢惶枚淚具
疏伏望

聖明憫臣患病是實容令致仕以便調攝則臣

有生之年皆感戴

天恩 祝頌我

皇上萬壽無疆之日也臣無任戰慄懇切之至

附錄覆題疏

吏部爲中途患病不能赴任懇乞

天恩容令致仕事該本部題考功清吏司案查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

書兼翰林院學士王

奏乞休致等因

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

看得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

士王

奏稱中途患病不能赴任乞要致

仕一節爲照本官性資淳雅操履方嚴頃以

九年考滿

特加宮保

天恩優渥正屬矢心圖報之時乃今行至中途

忽感危疾情詞懇切似非得已合無

俯從所請准其致仕但大臣去留出自

朝廷非臣等所敢定擬伏乞

聖裁等因未敢擅便嘉靖四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楊等具題本月三十日奉

聖旨王用賓准致仕着馳驛去

卷之七

重刻三渠先生集卷之八

竹

序

代陝西鄉試錄序

惟陝爲雍州之地山川形勝古昔稱雄紀傳所云土多豪傑夫山川者地之靈奧也豪傑者山川之靈奧也繫昔有周鎬京在此文王武王以大聖人繼作君師周公召公佐命弼諧其制禮作樂之功菁莪樸棫之化融液充初才賢誕發當時奮庸諸臣濟濟跄跄有羔

羊素絲之節免且野人著干城腹心之味詩
日思皇多士生此王國言得賢衆盛也又曰
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言久道化成也仰惟我
聖祖開天建極首重黌序來士之法監於成周
列聖續承人文輝耀迨我

皇上聖兼作述道盡倫制崇德祐儒雙出

淵純三十七年以來化機旁敷應行電發凡幽

逸有生亦思奮勵而况章縫之士久濡渥澤

者乎乃今縱觀多士之文闡經析理立義脩

辭權古揚今章志辨物莫不明正通達浩博

闕深端影相形即已知其爲豪傑之流矣某

等校文之責庶幾少逭矣乎或者謂舉業之

文繁華藪實可以得士不可以必得豪傑之

士其大惑焉夫張網以羅雀一目之網無時

得雀矣科目以求豪傑遴選不博豪傑或遺

矣且漢之董仲舒唐之裴度宋之范仲淹韓

琦文章學術時相助業彪炳赫奕媿休古哲

孰非科目士邪究在其志其力定於豫而已

是故先資者文也實志也終譽者力也實文也諸士子對揚伊邇將有浚明亮采之責其思所以審擇豫定也邪苟或臨險易趨誘欲變節斯乃靜言庸違不有其躬科目之玷者也易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於中行言勇於治恭歸於大公已爾曰勇曰公定志定力之謂也諸士惟慎勗仰報明時毋貽我執事之羞

送張順齋陞順天府丞序

余讀漢書呈宣帝試蕭望之於三輔未嘗不嘆帝之善用人也夫望之明經持重議論有餘嘗爲諫大夫矣爲二千石矣其聲聞翕起漢廷推重帝任之以政何不可者帝若曰體雜者易撓勢重者難制三輔者天下之樞而致化之準也是故強禦叢集奸宄囊橐賦役糾禁獄訟盤錯是故處之以強禦以觀其嚴處之以奸宄以觀其明處之以賦役以觀其仁處之以獄訟以觀其斷四善備而天下之

事無難矣是故望之陟九卿歷將相功業赫奕爲漢名臣班固稱其可爲稷社臣焉嗚呼難矣

明興兩京設府府尹一丞一秩雖差異體實並隆卽古三輔之京兆也是故

天子重之以待異才緣是以陟公卿良軌美意蓋符宣帝也已嘉靖甲午顧齋張君以陝西左叅政而丞順天賓曰榮哉無弗濟矣或曰何也曰天下之事示近者可以察遠占往者

可以知來遠者近之推也往者來之徵也君以明經舉進士歷卽署知府按察副使異政偉績吾不得而知也然其叅吾藩也絕請謁焉息蠹弊焉恤民瘼焉一民情焉於是乎吏畏民懷而歌頌載塗矣夫今之民猶昔之民則今之強禦奸宄賦役獄訟猶夫昔也強禦奸宄賦役獄訟猶昔則昔之治獨不可治今邪是故以其絕請謁者推之則嚴不可勝用矣以其息蠹弊者推之則明不可勝用矣以

其恤民瘼者推之則仁不可勝用矣以其一
民情者推之則斷不可勝用矣故曰無弗濟
也於是僚友諸大夫乃以五月初吉肆筵於
郊歌詩餞之有曰秉心宣猷慎考其相言丞
得人也有曰靖共爾位正直是事言君脩職
也有三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言丞樹勲也

督府奏議序

松石先生劉公以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經
畧陝西邊務奏疏二十五卷首邊備次邊儲
次邊功次舉劾次陳謝題曰督府奏議憲副
滇南李君文中刻以播傳俾宿廩諸首簡宿
捧讀之見

聖明倚毗之篤焉見先生謀猷之遠焉見將士
感勸之速焉夫知之不深則倚毗不篤識之
不微則謀猷不遠馭之不信則感勸不速在
昔有周溥伐獫狁乃命方叔經營淮夷乃命
召虎考諸采芑江漢之詩則君之用人臣之
共武皆非喜功勵民要名規利之心也是故

我車我旟以作軍容有嚴有翼以定王國中
興盛美後世鮮克儼已先生自正德以來爲
巡按御史爲提學副使爲督屯巡撫都御史
嘗奉命如關邊圍險易羗胡黠悍經畫諸
歷蓋三十載是以仗鉞臨戎屹爲巨防圖事
建議辭旨曲盡雖賈誼陸贄之流何以過焉
是故

天子嘉之匈奴憚之邊士頌之衆庶悅之膚功
偉績累歲疊獻則先生所以仰荅

殊渥以姬方叔召虎者或亦少紓矣先生之言
曰胡虜連結其志匪細竊嘗謂已甚比乃長
驅晉陽攻我城邑震及閔輔矣是故選將募
兵輕車強弩在內郡亦所當講也夫華扁之
術百世不湮謂可以醫人也先生茲刻謂非
醫國者之幸哉

唐氏家乘序

侍御池南唐君出按閩中秉憲持法繩違糾
慝風度既貞文事罔廢蔚然台斗之望也君

子曰積善有慶厚德流光侍御君履順苦節
天寔佑之然其先必有植善樹德以肇其基
者矣一日君以家乘示余余讀之有介谿之
銘有涇野之表有谿田之傳有羨陂之碑昭
潛闡幽焜煌簡帙迺喟然嘆曰唐氏之興也
宜哉夫自大道既隱淳風漸漓手足之情薄
詩刺闕牆匪躬之道衰易著鼯鼠書垂傷考
之訓禮嚴三從之戒皆以是也嗟乎經國之
典也民之紀也廢典悖紀雖聖人亦未如之
何也已矣乃若唐氏之先循翁篤友以死從
兄慎庵倅蜀靖共厥位翼齋之痛父朱氏之
鞠孤雖古之人如晉之庾袞隋之趙軌吳之
顧悌衛之共姜未能或之先也是故觀從兄
之義而人作弟觀靖共之節而人作忠觀痛
父之仁而人作孝觀鞠孤之操而人作貞君
子謂唐氏祖孫無忝於聖人之教矣昔王晉
公不庸於時乃植三槐於庭曰後世子孫必
有爲三公者而文正公卒以福祿榮名赫耀

天下茲錄也信有如王氏者則侍御君它日
登台斗以收浚明亮采之功固可以預知矣
送趙中丞洪洋督餉晉陽諸邊序

皇明奄有輿圖蕩驅胡虜外設障徼內守關隘
百七十年間邊陲無虞朝野晏然安攘之
效前代固鮮儼已比者部裔漸繁桀驁復熾
乃度樓煩寇上谷長驅太原駐牧經旬虔劉
憑陵之患頻年滋甚

聖天子赫然震怒爰集群策遴選股肱之臣亟
爲捷伐之計

上若曰撫臣某爾爲司馬維是諸臣之兵悉爾
制之曰撫臣某爾爲司徒其飲食予士以既
厥事

重命既下洪洋先生趙公實以督餉當往西安
守吳君某雅受公知繾綣彌切徵言於賓以
贈賓作而言曰邊圉有三患而虜不與焉武
弛儲匱勢格而已武不講則弛儲不廣則匱
勢不協則格三者相須若樞之於戶機之於

弩必相合而弛張開闔能制變矣昔者方叔
之伐獫狁召虎之討淮夷朱芾葱珩以作軍
容旗旒輿馬以定王國考諸采芑江漢諸詩
亦曰顯允壯猷有嚴有翼焉爾其禦戎之實
固可徵也先生以純邃之學沉毅之才拊循
關陝務敦實政是故蒐軍實簡卒乘增垣塹
募土著歲稽月考式昭令甲其足兵之道有
如此者畜穀有勸和糴有法原州扼衝請增
歲費司僕易馬抗疏停徵其足食之道有如
此者植善樹良芟頑刈慝民懷隱瘼曲爲燭
理歲經侵沴竟請蠲恤其厥孚惠心有如此
者是故豐功頌業赫赫皞皞國威告成府帑
稱羨兵氓倚庇如父如母雖召虎方叔殆無
以逾之夫庖丁解牛不以肥瘠易法風胡鑄
劍不以小大易制先生之道相天下有餘裕
矣豈直督餉諸圉已哉或曰時有緩急勢有
難易撫綏之於催輓晉代之於固靖其時與
勢固不可一槩論者宮宋氏曰蕭何轉漕高

祖成功寇恂給食光武建業論功行賞二子
居右漢廷諸臣退無後言蓋發蹤者助多保
民者勞大也公在今日謂爲漢二子者非邪
詩曰旅力方剛經營四方先生之謂矣又曰
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敢爲天下賀也

送翁中丞東厓總督宣大軍務序

我國家開疆御宇彪列諸邊東極遼海西抵
嘉峪屏障羗胡藩衛中夏而宣大偏倒實畿
輔北門鎖鑰之地視他鎮爲重焉嘉靖甲辰
冬十月黠虜悖獫殆逾十萬乃度雲中踰上
谷駐浮圖峪覘紫荊關蹂躪之患視往歲爲
甚

聖天子奮揚神武茂簡元戎申飭廷臣采協輿
論乃以陝西巡撫東厓翁公晉兵部右侍郎
兼右僉都御史宣大兵食聽節制焉東厓公
祇拜函書即日北征毅然以安攘爲任西安
吳大夫某良守也仰公風烈乃肅率寮案而
賀之曰虜之驚驚者性也憑陵者勢也往歲

殘孽餘醜狐竊鼠伏乃今部裔蕃滋障海排
山斃鎗弓刀無不堅利矣在昔匈奴遠遁民
居帖然乃今掠逋邊氓動逾百千指授扼衝
坦然長驅美古者將與兵合兵與將合拒敵
如山赴敵如渴乃今將玩卒驕視若秦越虜
至則遠避其鋒虜退則徐躡其後矣往者屯
政聿脩商輓弗滯牛羊滋息芻粟充溢乃今
告竭索哺歲無寧日內帑弗支遠於之輔矣
中國夷狄之盛衰強弱大略如此將來之患
故可勝言昔獫狁內侵至於涇陽宣王乃任
用吉甫帥師匡國其詩曰六月棲棲慎撻伐
也四牡騤騤簡卒乘也有嚴有翼其武事也
織文鳥章壯軍容也獫狁既去不事窮黷於
是乎城朔方焉狩東都焉選賢徒焉蒐漆沮
焉考之采薇車攻諸詩其耀德貽謀制敵圖
勝之道孳孳皇皇若不及者蓋以爲勞者永
逸費者未利也肆我

皇上中興媲美周宣今之文武允如吉甫體任

之情制御之道蓋有載籍所不逮者膚功偉績光我邦家無疑也或者未達大夫曰執近可以徵遠占往可以知來昔公安南聲討莫氏衝壁關陝經略胡塵頓掃舉此加彼猶養由射楊越人療疾鮮弗奏功矣六月之卒童曰吉甫燕喜繼之曰張仲孝友言忠孝一道也是故戰陣有勇蓋取諸孝而親不虧蓋取諸忠公宦敷中外情切庭闈比膺

寵渥而公父梅翁先生迎養適至君子以爲忠孝之感信矣故曰膚功偉績光我邦家無疑司成氏某聞而躉之遂紀其說以行

送謝中丞峽溪陞工部侍郎序

嘉靖己酉春二月工部右侍郎缺大家宰會議疏請意以巡撫陝西都御史謝某晉陽鴻儒甲科髦士初佐畿輔聽讞詳明繼擢臺察憲度貞肅勛猷昭灼於藩臬望赫奕於關陝畀茲重任允協輿情

聖天子若曰俞其令佐我邦士以時地利欽哉

秦中諸大夫聞之咸謂惟公保釐冒我西土
茲將戒往繾綣曷伸乃肆筵稱賀俾用賓綴
辭以獻用賓曩叨侍從仰窺我

皇上緝熙聖學揔攬權綱以復唐虞三代之治
凡進用大臣其難其慎務協太公蓋與古之
帝王若合符契然者夫進用難則鑒別斯精
鑒別精則倚毗斯重君子謂晚溪公茲行也
可以爲世慶矣何也曰大臣之道立貴有方
用貴不器有方則德崇不器則業廣是故履

霜之幾非知莫辨也剥床之虞非勇莫戡也
弗損之益非仁莫濟也昔者河套之議中外
繹騷氓庶苦於供億士卒萌於潰判公洞識
安危毅然抗疏辭旨激烈聞者縮頸卒乃賴
公之議以消未然之患略陽之盜猛烈如焚
益往歲漢南之孽之勢也公仗鉞臨戎躬冒
矢石兩月底績勞而不伐臯蘭大祲民幾轉
徙公奏發帑藏躬往賑恤歲不告災民不告
匱公之豐功碩業焜煌鼎彝實紀其人

知者如此可謂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矣謂公爲古之大臣者非邪夫砥柱之石力障洪河莫邪之鋒利搏犀革今

天子重公馴陟台斗執此以往恢恢乎有餘裕矣故曰可以爲慶也維時六月上旬邊庭孔棘公飭戎旅用戒不虞諸大夫曰時有所屬事有可委我公將代若可已矣公通愀然曰吾聞之貞女之節不易晦明志士之行不渝終始是故特寵謀身者辱之媒也臨事思避者國之蠹也乃遣往原州獵稅用戢告成事而旋節焉君子曰其功可及也其心不可及也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又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蓋公之謂也

壽李克齋司馬六十序

往歲留都值脫巾之變克齋李公爲少司馬偕尚書蒙溪張公亟出撫諭衆始解散旣而公密擇將頌指授方略調察渠首獲若而人咸寘於法內外底定無何公被

召如京諸醜復驕逞輿情洶懼

聖天子宵旰軫念乃用廷臣議進公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

璽書彙論俾事有未便者易置以行尤異數也公感激遭遇遄行抵任乃日坐政事堂選將樹威相度機宜明上下之分示利害之端定營伍之規嚴聚結之禁約束旣布公數詣營所躬事簡閱敢有不遵者輒以法繩之不少貸於是行陣肅然改意自刻吏民貼席矢先是公爲儀制卽中戇直不私竟以數忤上官謫倅湖州後嘉靖庚戌虜犯畿輔

天子徵海內才略之臣公以都御史與焉比馳至京或誣以爲殿復斥公去又三年倭夷寇淮揚大肆毒掠

上召復公官俾往經畧公躬先將士觸冒矢石如廟灣之戰凡數十捷盡獲俘殪豐功偉烈赫奕家邦乃知公之所以奠安

宮闕肅清梗側者實以諳練之深謀猷之豫故

耳非偶然也今年癸亥公壽六十七月十有
八日實惟懸弧之辰公屬武選朱卽中輩請
余文爲壽余日記有之六十初壽自茲以往
公之壽可求徵也夫所謂大臣者上壽國次
壽民次壽身詩曰樂只君子萬年無期言壽
國壽民未有不享其壽者也益隆盛之世天
心純佑必翊以美德篤棊之臣畀之版閔博
大之才歷諸盤錯糾焚之任老其艱貞孚厲
之心然後人主嘉其忠薦紳與其能外夷重
其名衆庶歌其德福壽穰穰自天佑之有弗
克違者矣昔周宣王之中興也獫狁孔棘吉
甫薄伐淮夷弗庭召虎致討今觀六月江漢
之詩其嚴翼旬宣共武命將之心蓋有超出
於織文烏章我車我旟之外者是故虜功旣
奏受祉斯多王國來極圭贄是釐其詩曰作
召公考天子萬壽又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言武功旣定天人協和壽歸君臣也方今
聖明在上遠邁周宣公之勲業繩武召尹然且

序
爲謙禮士約已裕民諸子績學飭行長登鄉
薦次第進士官比部矣蓋黃河之水雖萬折
而必東太華之木經千年而益茂大臣之道
必歲久而功博今江左晏然而公之精神日
益完固

聖天子行將召公佐壽天下矣由是而耆而耄
而耄而期頤固天之所以報公者故曰公之
壽可永徵也于是諸寮友喜曰吾儕久荷公
教夙夜惓惓意固如此今聞公言蓋得我心
之同然者乃載酒束幣書以贈公

送南京吏部右侍郎洞山尹公還朝序

金陵舊豐邑之都

聖天子所軫重焉者也歲之壬子今南京吏部
右侍郎洞山尹公以宮允被

命來主試事既竣事乃展 橋陵顧瞻 宮闕

周咨廣問極山水之形勝咸達觀而樂取焉
既乃爲文以獻歛才徵運颯颯乎大而無際
予以爲人情適然遭遇其艷慕如此也及歲

丙辰公協恭太宰王公贊明邦治羽儀留之
百司予亦復至忝留鑰相與上下其論議越
三載知公益深公熟計群吏嚴察黜以實用
官人以本原論學於是海內蒸蒸然向往而
士習嚴矣其論大政決大疑則稽述

國之訓謨凡鉅細幽遐解頤立就尤切枹四方
青災極卹之憂務爲劑度至於北燧南氛塞
徼夷險鴉鶴疎密與士馬之強弱虛實若指
示圖畫孰元將孰偏裨坐策其後効料其將

然猶涉營壘而親見其人蓋老於兵家者亦
歛容歎服政務之暇嘗采民風俗謹侈爲歌

詩發明

皇祖歆慮以垂永鑑或閉閣吟誦一有所得則
欣欣然如造伊耆氏之庭而聆其謦彘且曰
吾將致之吾君也吾民也吾士大夫也嗟乎
儒者文武體用之實公實備之矣世恒謂列
卿而上南北均逸而趣時行道者又恒隘以
爲不然如吾洞山公者心未始不盡而道曷

嘗一日不行邪余竊謂留都以公益重也無
何以嘉績入奏予辱王公委簡乃惟公江右
產吾江右自東里公倡成多國老乃今又博
雅名碩屹然族甲巴蜀冒華岷峨粵鍾靈祥
蘋蘩雅性締絡令猷載揚芬芳君公輔之望
則又有洞山公而出於金沙玉筍之間夫端
揆大宰由

上所簡注豈以遠邇久近爲邪矧留都近代膺
非常之數而爰立者屢矣是故天下竦踊風
休而幸公精神意氣之強也公之行敬書以
贈

送大中丞四菴郭公還籍序

嘉靖丁未春正月整飭薊州邊備兼拊綏畿
輔大中丞四菴郭公疏陳邊圉要務者三事
其一曰量移客兵之費以募勇敢其二曰增
繕要害邊城以便固守其三曰重賞獻功夷
人以勵衆心疊疊千言咸中窾肯

聖天子下其事大司馬議大司馬議曰甚便其

禪益國家邊務不小然未深當

聖天子意旨於是中丞公得解機務去還其鄉
以俟後

命行之日畿輔民無少長皆咨嗟涕洟若赤子
舍其父母去者郡邑庶寮以及武衛之吏偃
偃失所依若中夜有求幽室中薦紳先生相
顧錯愕中心若遺中丞公次第別已登車四
顧揮手謝諸祖道人士揚揚去無幾微悵
悵見於顏面人甚異之或有以其事問予者

曰

聖天子沉幾睿斷不啻見萬里外矣萬里外皆
稱曰神明神明云顧于中丞公所圖揆似未
察察然者何哉予曰不然夫相幾制筭必利
而行之者中丞公圖事之忠也先聲後實張
其內以威外者

聖天子御夷之略也方今西北黠虜眠正統以
前異矣乘間竊發徃徃得利而去如蹈無人
之境然尚不敢長驅深入者豈其力不足耶

亦以未灼知畿輔虛實之形耳

聖天子正欲陰飭之於內而陽示之於外曰畿輔之兵不待募而精也其費不待移而贍也要害城壘不待繕而堅也秘謀奇策同於鬼神不待謀而中也使虜人莫測吾計若以疲兵敗壘單蓄畏敵之狀揚言之於朝博議而行之似以其虛者示人矣是則

聖天子之微意也然而詎直勢中丞公所圖揆哉或者又曰自古慷慨奇偉之士雖一命之

寄未嘗不欲自樹立表見於時不忍隱隱就湮沒故不得於君則熱中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人亦用是相吊功名之會其難脫然如此今中丞公眡解重任若解草菅何其果於忘世也予曰不然中丞公其容受者大矣其容受大者其際不可得而見也今人稍榮進率沾沾然喜稍挫抑之即憤惋不堪面目無采澤是其淺之爲丈夫也其所樹立能卓卓然否耶予蓋自嘉靖己丑歲即聞中丞公爲

慷慨竒偉士繡衣行中外所至輒有聲然未
習公也及轉叅予省政予方在衰經之中得
晤接公顏色聽公論議心益向往之未幾公
拜左右廷尉予亦釋服入朝又得聞見公
委悉矣竊知公之志真欲空漠南封狼居胥
爲國家立千萬世不震之業而豈淺淺者
擬哉稍需之

聖天子必有以處公而公將必有以竟其志意
者矣子何疑焉於是問者唯唯而退適某謂
予知公來求予言以將公行遂次第其說因
以質之中丞公云

壽趙淑人七十序

少司馬洪洋先生保釐如關奉其母封太淑
人張氏卷馬先生之事之也夔夔然思其所
未至也太淑人之悅之也嘻嘻然謂其有若
子也於是秦城諸大夫聞之嘆曰孝哉洪洋
公也懿哉太淑人也嘉靖辛丑太淑人壽登
七十五月之望實維衣褐之辰諸大夫授簡

於賓俾致辭稱壽賓乃再拜言曰母道有三
重焉上重教次重名次重壽壽者保真和神
以延年也名者履貞蘊淑以昭遠也教者訓
服後昆以利國也歐文忠爲世儒宗功在天
下君子曰母之力也故曰上重教柳夫人在
河東肅內軌物民到於今稱之君子曰賢母
也故曰次重名崔山南曾祖王母年高無齒
獲享康寧君子曰老母也故曰次重壽夫壽
存乎天名存乎人教子如歐則存乎氣與數
焉爾矣乃若太淑人以澶淵宦族莊敬天成
歸相直翁恪遵姆訓休風淑範卓哉邈矣是
故先生所履若中秘若諫垣若銀臺若太僕
若光祿夙夜乾乾佩乃慈訓於是乎有格心
之學有敢言之氣有典則之辭有淵塞之政
有其節之功茲者拊循關陝大獲安攘
聖明眷毗薦錫 殊渥謂非太淑人之教之力
可邪夫九苞之鳳千尋之木天下見之咸知
所重而不知鄒林之野丹山之穴萃精毓靈

滋培長養之者亦已至矣夫黃流所注惟彼
玉瓚純嘏所重惟彼吉人太淑人賢如柳教
如歐有子如文忠多祉茂膺康豫益至則期
頤之年台鼎之養自此以往當馴致矣易曰
象事知器占事知來茲非可象可占者和詩
曰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太淑人之謂也

叙海涵日升圖壽西虹司馬公七十序

前貴州按察司副使西虹司馬先生今年壽
七十而十二月十七日其誕辰也先生本咸
寧人與余同鄉曲素相知厚往歲嘗壽先生
見其精神強健無異壯夫心甚羨之今冬屆
耆年而余將有獻績之行弗能待而心則未
始忘也適其子京庠生份持海涵日升圖謁
余再拜而言曰是圖也份繪之以壽吾父者
也吾父素徼愛於門下敢丐一言以弁其端
庶可屆期而爲吾父頌也不拒幸甚余閱圖
既乃謂之曰人子之事親也無所不用其極
其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惟壽焉耳世之壽

親者率以觴俎悅其口鍾鼓悅其耳舞蹈悅其目而曰吾將以是而壽親也曾是以爲孝乎今子之爲是圖也其知所以孝親矣乎余嘗觀諸海矣當晨明未登扶桑之時曠濶沈寂若闇然者既而朏明出于曲阿而潮方徐徐來乃耀靈揚光於太虛洪濛之中諸山岩梅檜紅紫青翠不啻萬狀光景自是其四達矣天保所云如日之升如川之至益有取諸此也古稱孝子愛日蓋愛日者所以愛親也其心欲其年之長永恒如日之方中惟恐其或曷也而奉養之誠有不能盡者乎雖然壽未易致也惟有德而壽謂之玄壽故洪範五福雖以壽爲先而本於攸好德孔子論壽卒以歸諸仁者有由然矣今先生之壽謂非本於德哉先生舉嘉靖癸未進士以進士卽拜臺察居南臺多所建明激揚得體臺中至今稱之乃出補於外歷三名郡俱有惠政及民及陟前官遂致仕家於乃構懷洛園以娛老

日以著述爲事耕田教子絕迹不入公門京兆重其爲人鄉飲請爲大賓巍然鄉國之望則先生之所養可知矣其爲壽也寧有既哉自是而毫而釐而期頤如歷階者然無有弗至者矣余不能爲先生壽乃因份之請而書此以授之俾俟懸弧之辰用備舞綵之祝

壽少宰龍湖張公六十序

龍湖張公者始爲學士時

上嘗欲伐南越使之往諭還乃進少宰今攝學

士爲詞林宗云初越以亂告也

上念勞師萬里之外而爭不用之士亡利不若
晚而効命詔選才于往乃以屬公行未至越
服設時越驚不服公至令必服有方略也自
上御宇二十有六載余竊睹天下之勢觀乎儀
文章度之列以及縉紳吐庶之間彬彬焉熙
熙焉可以稱治安矣乃張公顧獨前慮先憂
以爲華瀆臻實治無辜有余甚嘆伏之曰大
哉所聞乃張公爲予言當此之時方內順軌

英俊克全爲社稷計者非少可以云治然強
胡寇邊數無寧歲莫或痛之一創夫胡與越
殊制越告而能伏胡不武折不比也然兵以
食健食以農供兵不休而食竭則農困夫民
非皆知道守義命者也固而待盡者人情乎
故厲法以脩戎孰與聚糧而厭其腹募卒以
成邊孰與裕衆而固其本故幾有伏智者睹
之務有時謀者乘之斯安可久治可長保也
乃公又究本以爲國非士弗治所貴于士者
秉道而植志赴公而輟私大者大圖之次亦
不墮所司若由斯路此有恃之國萬年之期
也夫人曰周堂戶之中而聰徹垣堵之外斯
已優矣况乎燭未有逆來將若張公所謂豈
非鮮哉夫載重寶絕廣洋非長艦巨檝甚諳
風波之師無幸也故任重視力謀鉅視養張
公博習厚蓄洞今昔之故負不可涯之氣第
卽未當軸居中耳歟有 詔公入相公獲施
之矣措令方宇寧外夷懾士脩道官舉職宜

秩秩若所稱述兗歧而望之者衆乎余觀天
之右人國也必生賢者以翊佐之其賢者必
壽必康蓋壽則久久則練世康則寧寧則慮
精桃李之華不踰時苑圃之觀也梗柟長于
深山歷千歲而始材廟堂所需也張公固必
享遐福哉會有公門人何君輩十許人者來
訊言壽公公今年六十壽宜云何余具常所
論異者酬之予與公同年舉久從公後識其
槩異之非諛也

卷之八 竹終

